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京尘幻影录

(第二部)

张恨水◎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張恨水卷
京塵幻影錄
第二部



非外借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京尘幻影录

(第二部)

张恨水◎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尘幻影录·第二部 / 张恨水著. — 北京 :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8.6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ISBN 978 - 7 - 5034 - 9946 - 3

I. ①京…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8317 号

整 理: 萧 霖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1.75 字数: 33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3.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十一回	柳暗花明一篇旧账 旗收鼓息半夕狂欢	1
第十二回	好事多磨乞怜一饭 为官有道约法三章	39
第十三回	酌酒高谈尊贤以爵 倾囊暗送莫逆于心	80
第十四回	尽夕联欢只谈风月 凭栏兴叹如此江山	104
第十五回	象忽渡河楸枰绝技 雀能食饼竹战奇兵	134
第十六回	大纛高张公团请愿 重金广集寿典投资	167
第十七回	老命轻抛家倾酷吏 阉威大振党号夫人	213
第十八回	系铃解铃一牌登仕 以水济水五日回槎	257
第十九回	富而可求将军卖卜 事原难谅皂隶弹冠	294
第二十回	北海樽翻群英袖手 南华经在一士回头	319

第十一回

柳暗花明一篇旧账 旗收鼓息半夕狂欢

却说戚总理骂了一声忘恩负义的东西，闵良玉以为是骂他，吓了一跳，只得远远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脸也不向这边正望着。戚总理继续说道：“他这次外出，全是我的力量。现在我危急起来，发一个通电，他都不响应一下，真是岂有此理。我看他的官又能做几时。这种过河拆桥的人，没有别的法子对待他，只望人家将来也拆他的桥，让他感到拆桥的痛苦。”闵良玉仔细一听，知道不是骂自己，才敢抬起头来，但是身上的里衣已经粘在背上，给汗湿透了。戚总理坐在左边一张软椅上，所有来参加会议的人分两边，随便在他以下两个位子坐起，都侧着身子向上，没有作声，听戚总理说话。戚总理说完，余怒兀自未息，口里衔着一根翡翠烟嘴，略微偏着头，两只手却拢着放在怀里，沉默着不说话。立时十几个人鸦雀无声的，都不敢说什么。有一两个人，忍不住咳嗽，却都用手捂着嘴，把头偏到一边去出声。

戚总理斜对面的便是杨心田。因望着他说道：“今日下午，接到的两通电，你们都看见了。那个样子，情形似乎有些转机。现在第一着，我们是要极力筹笔款子，把政费开销一次。即便下台，我们也不要无办法地下台。”杨心田道：“心田也是这样想，现在正把那笔煤油矿借款努力进行。大概这个星期，就可望签字。”戚总理道：“你只管进行，外面那些浮言，不要去管他，你想这矿我们不抵押给外人，自己就能开采吗？自己既不能开采，押了出去，多少总可以有点儿收入，岂不比把一座矿产当着废物放在那里好些。”说着，回过头来，对萧雨辰道：

“那些议员，他们为什么也在里面捣乱？要起岁费来，左一封公式，右一回代表，不断地和政府麻烦。政府说没钱；就叫政府设法。而今正设法弄钱，他们又从中阻碍。反说什么卖国，什么丧权。钱他们也要，好人他们也做，这议员真是可以当。”说毕，冷笑了一声。萧雨辰道：“反正他们不能开会，私人资格在外面闹，让他闹去。”戚总理道：“不是那样说。我们的空气，本来就不很好，现在他们今日一个意见书，明日一个通电，天天闹得不歇，究竟有些讨厌。”萧雨辰笑道：“我看这事没有什么问题，每个人发他二百元岁费，风声自然会平息的。”戚总理昂着头想了一想，说道：“议员里面，有个姓包的，不是和你很好吗？这回反对煤油矿借款，就是他主动，这些议员真不讲交情。”高伟民听说，笑了一笑，戚总理看见，便问高伟民道：“伟民，你笑什么？”高伟民道：“不讲交情的人，岂但是议员。”说时，眼睛不觉地对闵良玉看了一眼。

闵良玉明知他的意思，是指着任延良的事，未免有些局促不安，便轻轻咳嗽了两声，走到一边案几旁去喝茶。原来这戚总理是闵良玉的长亲，闵良玉一直做到总长，都是戚总理提拔所致。所以他虽身居阁员，对于戚总理是有些畏怯的。戚总理见他今天老是不得劲儿的样子，便道：“我看良玉今天有些个不痛快，又有什么事故发生了吗？再不然输钱了？”闵良玉被这一问，脸上越发要红起来。背着大家在茶几边喝茶，定了一定心，才回转脸来搭讪着说道：“没有什么。”戚总理摇摇头，笑了笑，说道：“不对吧？总有点儿事情不如意，或者又是你们太太和你办交涉。”闵良玉怕戚总理只管追问，高伟民一说出来，老大不方便，只得含糊答道：“是的。”戚总理将那翡翠烟嘴在嘴里取出来，在椅子靠上，轻轻地敲着烟灰，将眉毛皱着道：“唉！家庭的事难说哟。大局怎么样糟，都不愁没有法子收拾。家庭一糟起来，那是没有法子的。”幸亏戚总理叹了这口长气，才把闵良玉的事情敷衍过去。他也插嘴说道：“刚才总理说，我们或去或留，就在这几日内。趁这个时候，把财政问题定出一个办法来，自然是上着。议员呢，不能开会，随他去吧。”大家听了他这话，心想这都是人家说过去了的，要你重新捡起来说一回，有什么意思。

魏叔恭他是戚总理的秘书长，和在座的程子敬都是谋士一流，先前大家议论，他们不作声，后来议论完了，魏叔恭便道：“我们既然要进行借款，态度要十分沉默，不要有一个慌张的样子露出来。对那边西欧公司的代表，通知一个信让他出京，到天津去。外面一定会说，煤油矿借款已经破裂了。再过两天，就是星期六，烦成伯、心田到天津去走一趟，就在这个时候，在天津签字。签字以后，我们可以先得到三十万镑垫款，马上存到国内银行里去。一面开出议员的发费支票，一面发宣传费，让制造空气方面都有钱到手。钱既送出去，一星期的空气，是可以和缓的。我们就在那个时候，趁机会把借款案件宣布。这事情，一定可以办过去的。到了那时，我们已经有了钱了，再做第二步打算，就不怕了。”戚总理口里衔着翡翠烟嘴，笼着衫袖，靠在椅子背上，偏着头静听魏叔恭说话。魏叔恭说完了，戚总理点点头，又略微摇一摇头，没有作声。程子敬接上说道：“叔恭说得是。至于南海方面，历来和我们过不去，也无非是想在财政上活动活动。我们就忍痛再拨一笔给他，要他切实发一个挽留的电，以免他钱到了手，又来要二次。”

戚总理听到说南海，刚才那稍微有点儿笑容的面色，慢慢地又庄重起来，抽完了一根烟卷，接上又抽一根。程子敬见他如此，也没有往下说，抿着嘴咳嗽两声。程子敬隔座是萧毅然，萧毅然隔座是光求旧，也都咳嗽了两声。戚总理道：“他们真是压迫我们过甚，就是这三个月工夫，除了派代表来交涉不算，大概催款的电报总在二十通以上，平均是几天一个电报。而且我们也不是不应酬，有总是付，何以逼得这样紧？”便问杨心田道：“我们一齐付了多少款子了？”杨心田道：“大概总在三百六七十万。”戚总理道：“你看这还算少吗？那地方的支出，有比这笔账还大的？”萧雨辰见戚总理态度这样激昂，心里却捏着一把汗。心想，若是南海方面知道这个消息，越发地不帮忙，这倒阁的声浪，怕只有高无已了。便道：“这班人哪里可以和他讲理？我们只一方面敷衍款子，一方面说出中央的窘况来，请他自己斟酌数目。”戚总理忽然地站了起来，背着手，来去走了两步，然后坐下说道：“这种局面，怎样干得下去？他要来，让他来吧。”

魏叔恭知道戚总理的为人，是非常能受压迫的。今天的态度迥异从

前，恐怕此老别有人撑腰，所以如此强硬，有心要探一个实在，便道：“南海前天要款的电报，还没答复，何不就复他一电，探探他的意思？”戚总理抽着烟想了一想，说道：“好吧，你拟一个电报给我看看。唉，实在呢，他们那种理，向谁也说过不去。中国不亡则已，若是亡了，他们要负一大半责任。哼！我看你们不顾一切，要到几时？”魏叔恭见他果然强硬异常，便到旁一间小屋子里去，用纸拟了一个电稿。那电报却是依着戚总理的态度拟的。拟好了，便交给戚总理。他接过来一看。那电文是：

电悉，需款迫急，自履实情，苟可专力，岂容袖手？然待援之电，疆吏频来。无米之炊，中央独执。揆之人情，既不能堪，衡之事实，殊无以应。君等国家重寄，兴亡与共，艰巨之任，当不容责诸一人……

戚总理看到这里，忽然笑起来，便对魏叔恭道：“怎么样，你呆气发起来了么？这种电报发出去，岂不是自画催命符，要大家搬家出京？”魏叔恭道：“原是根据总理今日的意思拟的。”戚总理捧着电稿在手上踌躇了一会儿，没有作声。半晌，稿子交给魏叔恭道：“电报还是客气一点儿好，上衔就写南海弟吧。”魏叔恭道：“那么我们还是照极力想法一方面说。”戚总理道：“那样就好。”程子敬因为说了一遍拨款的话，戚总理太不高兴，正觉收不转来。而今见戚总理的话，不过是银样镗枪头，心里倒有些好笑。便道：“电报呢，固然是要复的。详细的情形，似乎还要派一个人去说才好。”

戚总理道：“能派人去一趟，那是很好的。不过除了你，没有和南海感情再好些的。”程子敬道：“总理的意思怎么样？若是认为有派人前去之必要，子敬可以再去跑一趟。”戚总理道：“很好，就是这样办吧。”戚总理说完这话，自退回上房去了，临走的时候，说道：“你们仔细商量一个办法，再来告诉我吧。”这一场会议，本是戚总理召集的，一点儿办法没商量出来，戚总理倒先退席了，不过他虽不在此，大家说话，却自由多了，会议开了两小时，决定大家继续地干，一面请高伟民

注意外面空气。会议散席之后，闵良玉对高伟民道：“时候还早，不过一点钟呢，要不要到十二号去坐一坐？”原来这十二号，是一家火柴公司经理的住宅。这经理叫龙德水，乃是戚总理的儿子戚十爷的亲戚。因为戚十爷常借他这里请客，无形中把这里变成了一个俱乐部。他们戚系的人物，每晚常在这里聚会。这时闵良玉说要到十二号去，高伟民猜他还有事约着要说，便道：“也好，我陪你去坐一坐。”闵良玉道：“那么，我坐你的汽车去吧。坐在车上也好谈话。”高伟民道：“可以，要走就走。”

他们这样说着，客厅里的茶房，早已通知出去，叫汽车夫开车。二人出门，坐上汽车，闵良玉就先说道：“老大哥，你怎样在老总面前戳我的痛脚？”高伟民装糊涂道：“什么事，没有啊。”闵良玉微笑道：“怎样没有，你不是跟着老总说话，暗暗地影射姓任的那桩事情吗？”高伟民道：“没有的话，这是你多心。”闵良玉道：“我想认点儿晦气，让他占些便宜吧。明天我拿一两百块钱来，派人送去，让他去吧。”高伟民道：“本来呢，一二百块钱是很小的事，就是白舍了也没关系。据派去调查的人回来说，那人情形苦得很，你就多给些钱吧。”闵良玉道：“是，能够省些麻烦，多花几个钱也不算什么。”谈了一会儿，汽车已到了十二号。下车进去，便一直到他们自己相会的内客厅去，只见杨心田、程子敬已先行在座了。闵良玉道：“刚才一转眼不见你们，你们倒先来了。”

回头一看，戚十爷坐在一张沙发椅上，左右两边，坐着两个油头粉面的女子。一个噘着嘴坐在那里，一个极望十爷这边紧靠。身子一扭一扭的，鼻子里哼着道：“就是今天吧，不要明天了。”闵良玉对那个哼着的女子道：“凤琴，你又是什么事撒娇，要糖吃吗？”凤琴道：“人家有几笔账，逼得不得了，请十爷想一点儿法子呢。”闵良玉笑道：“我明白了，是要钱用啦，那很容易，你请十爷把你娶过来，钱就有的用了。”凤琴笑道：“闵总长，你不要笑我们了，我们哪有那个福气呀？”高伟民又对那个噘着嘴的女子道：“翠仙，你又是为什么发气？”翠仙鼓着嘴道：“十爷专骗我们，说了今日给我们支票，又约明日，明日来了，又有明日呢。”十爷笑道：“你们听听，这样说，我倒成了一个赖

债的人了。”

正笑时，只见凤琴手上拿一张纸条，站起来跑到一边去，拍着手道：“得了，得了，我只要这些吧。”十爷皱着眉毛道：“老二，不要胡闹，你怎样在我这里摸去了？那是公款。”凤琴把纸条往衣袋里一塞，身子一扭，笑着说道：“我不管。”闵良玉笑道：“十爷何苦又把她们开心？像前回小青得的那种支票一样，你老人家暗中加了一个不付款的记号，让人家空喜欢一场。”戚十爷和闵良玉打了一个照面，已经会意，只微笑了一笑。凤琴偷看着戚十爷的脸色，犹豫了一会儿，便将那张字纸递给闵良玉，却站在他面前，挡着戚十爷过来，因问闵良玉道：“闵总长请你看一看，这上面也有那个记号没有？”闵良玉一看，原来是张窄幅六行宣纸信笺，上写着凭条交付来人大洋四千元，此致烟酒银行，某年月日重记。这正是戚十爷开的亲笔支票，和银行发给存户的印刷支票，还要加增一倍信用，便笑着对凤琴道：“傻孩子，你又受骗了，这是一张废纸呢。十爷开支票，数目字都是大写的，这个四字，是小写的，哪里兑得到钱呢？”说毕，一手便将支票交给戚十爷。

戚十爷将支票接到手里，望袋里一塞，对凤琴说道：“这实在是公款，不能动，回头我给你开一张支票得了。”凤琴这才知道受了骗，心里不住地骂闵良玉杀千刀。心想你要巴结上司，哪里没有巴结的法子，却要刻苦我们。想到这里，脸上马上变了色。戚十爷也觉自己过于拘执一点儿，未免给这两位爱人难堪，便对程子敬道：“刚才我给你的两张支票，你交还我吧。”程子敬笑道：“红十字会和贫儿院，催了十几回了，这个钱应该给他们。耽搁不得了。”戚十爷道：“不要紧，你暂时借我用一用，明日我就还你。”程子敬见戚十爷已说出了口，不忍做那煞风景的事，便将两张支票掏出来，交给戚十爷。戚十爷到手，一秒钟也不曾停留，马上分开来，一张给了凤琴，笑道：“你是红十字会。”又一张给了翠仙，说道：“你是贫儿院。”凤琴一看，都是一千元一张的支票，笑道：“十爷，你这是什么话呀？”戚十爷道：“这是我的捐款，人家讨了整个月哩，我还没有交给人家，你现在捞去了，你不是红十字会吗？现在你们得了钱了，不要麻烦我了，应该烧两口烟，给我过过瘾吧。”说毕，一只手拉一个，就一阵风似的，到里面屋子里烧鸦片

烟去了。闵良玉摇头道：“十爷的钱只有她们要得到。这风声放出去，恐怕明天又有人来和他找麻烦了。”杨心田笑道：“他愿意花，你要干心痛什么？你不帮人家的忙，你倒打破人家的买卖。”

闵良玉听了这话，忽然想起一桩事，便扭着杨心田的手道：“来，我有句话和你商量。”说时，二人便坐到客厅犄角的一张沙发椅上来。闵良玉低声说道：“你提起买卖，我真记起一笔买卖来了。那个西藏殖边军的军饷，共欠三四年，他们那个代表屡次和我商量，要求你和他想一点儿法子。”说到这里，声音越发低了，说道：“扣头尽管重些，他倒不拘执。”杨心田道：“现在正式的军饷，还有欠到两三年的。这种有名无实的边防军，谁去管他。我就报账，也开销不出去，至少人家要说我不知缓急。”闵良玉道：“难道边防的军事，比内部的军事还轻些吗？”

杨心田道：“照理说，边防是国家大问题，自然值得注意，但是在事实上说，大家都在内部谋生活，谁管什么边防，还要什么殖边军？”闵良玉道：“我们也不说官话，我们也不谈事实，我们只谈我们的买卖。你拨别处的款子，恐怕至多是四六扣，你若愿意和他们帮忙，无论如何，可以打对扣。这人情还不是落得做？”杨心田微笑道：“对扣？别人手里多着呢。不过我接手以来，我是有一笔算一笔，没有干过这些事罢了。既然这事是你介绍，我就帮一点儿忙，也不算什么。可是有一层要考虑，你想，西藏的军饷都照发了，中央的军饷怎样按捺得住？总得另想一个法子，塞住各方的嘴。以免援例。”闵良玉道：“有什么法子呢？”杨心田眼睛对四围一转，笑道：“过两天再说吧。”他便起身向别处去了。

那高伟民究不失为侦察机关的领袖，他见闵良玉和杨心田拉到一边叽叽咕咕说了一阵，仿佛又有什么西藏中央几句话，可以听见，便猜准了四五成，是关于边务的款项问题，便就着问闵良玉道：“你因为心田正在进行借款，在他那里埋下伏笔吗？”闵良玉心虑，不能一口否认，便道：“是笔不相干的小款子，有人托我疏通他，把这笔款子拨了。”高伟民见他说话支吾，不便往下问。不过心里想着，你两人既勾结起来办，当然不是小数目，我且在一边守着，只要你两下买卖成了，我少不

得在内里分你一笔。主意想定，也就自向一边去。说道：“外边有人打牌，我看牌去。有事我们明日再通电话吧。”闵良玉随口答应着，因为他这句话说得太含混，不知道是指着任延良那个问题，还是指刚才这桩事，心下倒有些怀疑。当晚回去，便拿了二十块钱、一张火车免票，交给他的马弁，吩咐明日一早送到杏花村，交给一个姓任的，叫他赶快回家。马弁将钱吞下了，将免票也交给一个朋友，托他去卖钱。

到了次日，马弁带着十几位弟兄，戎装佩刀，直走到杏花村来。不问三七二十一，便要掌柜的交出任延良来。掌柜的见他们下马入门气焰如虹的样子，还敢说什么，只得引着他们，和任延良见面。马弁便道：“我们总长吩咐下来，你是奸细，不许你在北京停留。你赶快将东西收拾好，马上到车站去。”任延良见他们板着面孔，瞪着眼睛，先有三分害怕，便道：“叫我走，我就走，但是我没有钱打火车票。”马弁道：“那我们不管。你怎样来的，你还怎样回去。别废话了，快些收拾。”说着把身子凑上前来，简直有要打的样子。任延良哪敢再作声，一阵风似的，把行李收起。他们这些弟兄，倒有几分义气，替他东西拿出大门，又替他雇好一辆车子，把任延良拥上车去。客栈里掌柜跑了出来，拉住车子说道：“任先生，你该我的账，全没有给，就这样走吗？”马弁走过来，掀开掌柜的手，复又把双手使劲一推，掌柜的摔了个狗吃屎。马弁骂道：“浑蛋！人家盘缠都没有，你还要和他讨账。”说毕，便喝着车夫道：“走！”几个人不容分说，簇拥着车子走了。他们用三四人押着任延良进了火车站，又要他上车。任延良再三哀求道：“老总，我实在没有钱打票，怎样上车？”押的人说：“我们管得着吗？不走，你就预备挨揍。”可怜任延良，委委屈屈，只好上车，预备查票的来了再来讲情。这里马弁回去见了闵良玉，就说钱也交出去了，车票也交出去了。闵良玉哪里知道内中的情形，还夸奖他办事敏捷呢。闵良玉办完了任延良这桩事，就想起西藏那笔军饷案子，便打了电话，将那个西藏代表过有才请到家里来见面。闵良玉因对他说道：“你所要求我的事情，我和杨总长商量过一回，据他说，这种边防款项，向来是不管的。若是边防都拨了款，中央军队都可以援例，这事就扩大了。”过有才道：“我们也知道这种情形，但是前次已回禀了总长，不敢望多，只要有个

一月两月的，点缀一下子那就很可以的了。”

闵良玉想了一想，以下的话，却又不好说。因为领款打扣头，这虽是公开的事，向来总长本人是不直接办的，都是由总务厅长出面办理。现在这个事，他又不直接和发款方面要钱，乃是托甲部总长，向乙部总长疏通。这个扣头，乙部总长落下去了，甲部又要分，再添上个总务厅长，多少也要沾润些，分的人就太多了。若是不要总务厅长出来吧，料想杨心田照老规矩行事，决计是不出面的。回头授受两方，都是次等角色，介绍人仅是整个儿的总长，又不好意思。盘算了许久，得了一个主意，便对过有才道：“这笔款就是可以办到，恐怕也要费许多手续，我哪有许多工夫，来管这种闲事？这样吧，我指给你一个人，阁下去同他办吧。”过有才道：“诸事都望总长玉成，总长怎样说怎样好，就请总长将人指定，有才马上去领教。”闵良玉道：“也不忙在一天，请阁下明天到舍下来一趟，我叫指定那人在这儿等你。”过有才又说了一番感谢的话，便告辞走了。

过有才去后，闵良玉便对听差道：“你把贾舅老爷请来。”听差去了一会儿，贾舅老爷来了。一进门，远远地挨着门站着，不敢过来，眼睛的视线，不向闵良玉对面射来，只望着闵良玉穿的一只鞋子，嘴里轻轻地问道：“姐夫要买什么？”闵良玉骂道：“没有出息的东西！你这一辈子，都只替我和你姐姐买些零碎就算了吗？”贾舅老爷不敢作声，呆呆地站着。闵良玉道：“你也应该争一口气，替我做一两件正经事情，迟早也好混出去，不能老跟我。”贾舅老爷想道：倒霉，又是叫我来碰钉子，心里这样想着，口里依旧不敢说出什么来，只是鼻子里哼了一阵。闵良玉道：“你过来啊，这种神头鬼脸的就不像办大事的，何怪我一见你就生气。”贾舅老爷从小就在姐夫家里长大的，姐姐不在面前，姐夫说一，他不敢说二。这时闵良玉叫他过来，他就过来，侧着身子，坐在闵良玉对面。

闵良玉道：“我找你也非别事，有一笔款子，有人托我接洽，我派你去办。”说着，就把西藏代表过有才领款的话说了一遍。因道：“数目多少，这要看那边总务厅长怎样说，我们倒也不必帮哪一边，按哪一边，只望多处说得了。第一要记得的，就是扣头，他们若是五扣，我们

也要五扣，他要七扣，我们也要七扣，这个是一点儿不能含糊的。至于领钱的话，杨总长自会开支票送给我，你可以不必问。这可不是公事，你不要指望什么车费应酬费。”贾舅老爷听一句答应一句，未敢有什么驳回。闵良玉道：“我已经约了那过代表明天到我家里来。你可以和他谈谈，回头便一块儿去见那边的总务厅长解豹。那解豹人是很厉害的，你说话得留心，别露了马脚。他接洽这些事，都是在他三姨太太公馆里，你先打一个电话问问，厅长在那里没有，然后再去。他那里不叫解宅，电话里叫合心公司。”贾舅老爷听说，都答应了。

到了次日，贾舅老爷照着闵良玉的吩咐，先在公馆里等着。一会儿过有才来了，贾舅老爷便请他在客厅里会面。刚谈不到三句话，听差便来说总长请。贾舅老爷让过有才坐着，便自己到上房里来见闵良玉。闵良玉道：“那西藏代表来了吗？”贾舅老爷说：“来了。”闵良玉道：“没有别事，就是你不要对他说，你是我的亲戚。你和他接洽，可以用个人的关系，分润一点儿。这分来的钱，我不要你的，就算预支了我的津贴。有多少，算多少，我在津贴上扣吧。”贾舅老爷道：“知道了，还有别的事吗？”闵良玉道：“没有别的事，你去吧。”贾舅老爷复身走到外面客厅里来，对过有才道：“敝亲里外的事，都得我管，所以陪客都不能好好地陪。”过有才笑道：“不要紧。贾先生和闵总长是……”贾舅老爷道：“闵太太就是家姐。”过有才道：“哦，是舅老爷，失敬失敬。”贾舅老爷道：“我对于敝亲的事，可以做全权代表。过先生有什么话，尽管和我商量就行……”

过有才哪里知道他舅舅内中的情形，就十分地信任，所有对闵良玉不能当面说的话，以为在舅老爷面前，还可以隔子打炮，倒一五一十地直说了。因对贾舅老爷道：“不瞒阁下说，这笔款子，我们也不打算领到。因为闵总长特意找着兄弟，说愿帮屯垦使的忙，总可以想法。只要我多领少到手，事就好办了。兄弟原不知道什么叫多领少到手，后来闵总长说：领款的人，若是得五千可以出一万的收条，那五千就由发款的人落下了。款子虽不重要，经手人为着这重大的回扣，哪怕特别想法子呢，他总要办成的。兄弟到京里来，原是屯垦使差了来办一点儿私事的。领款的话，就没有想到。叫兄弟担负这大的责任，出对折的回扣，

实在有些不敢。后来一想这西藏的军饷，要正式支领的话，恐怕十年也领不到一月。如今有钱领，正像捡到的一般。捡一个是一个，怕什么大扣头，于是就斗胆答应了，可以照规矩出对折。后来闵总长又说：这款子实在不重要些，叫兄弟认个例四六折。收条出十万，实收四万，兄弟既抱了捡钱的主意，所以也遵命了。这两天蒙闵总长关照，和杨总长接洽了好几回，事情是有希望，不过杨总长还嫌扣头少些。兄弟一想，敝处有什么看不破，请舅老爷对总长说一说，改为例三七折吧。”贾舅老爷道：“这样说，阁下并不是到京来领款的吗？”过有才道：“不是领款的。”贾舅老爷道：“既然不是领款，何以谈到这个问题呢？”过有才道：“因为敝垦屯使有一封信送给闵总长。闵总长知道兄弟在北京的寓所，便将兄弟传见。问兄弟自西藏来，西藏的军费有多久没有领了？兄弟就说：有三四年没有收到了。闵总长听说，就教了兄弟领款的法子，所以进行到现在。”贾舅老爷一想，这样说来，分明是我姐夫在外面拉生意，他必在里面大大地捞一笔。见财有份儿，我岂能让你一人发财？口里说话，心里已打好了算盘。便道：“阁下人极老成，兄弟乐于帮忙，只要能争得一份，兄弟总多尽一份力量……”

过有才道：“舅老爷能这样帮忙，我是很感激的，多少扣头都不计较，只要有钱到手就是了。”贾舅老爷见他又老实又好说话，心里十分欢喜。满打算发一笔大财。便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去见解厅长。”马上打了一个电话，给解豹三姨太太家里，约好解豹在那里等，于是同坐了一辆汽车前来。这边解豹，早按杨心田嘱咐照规矩办理，当时出来接待，很是客气。因对过有才道：“你老哥既是从西藏老远地到这儿来，我们就是无法可施，也要想点儿法子。现在兄弟仔细筹划了一下，可以筹出十五万款子，汇到西藏去。不过里面有一层困难。就是这是一笔小外债，共是四十五万。前任总长从中挪了三十万用了，并没有正式出账，如今只剩下这笔尾数，还存在银行里，若是要用的话，必得把四十五万的总数都承认了，才拿得出来。不过部里若是承认，有收入，必定要有支出。就径开贵处四十五万的报销，然后收支两抵，才能付款。不然的话，部里只好让这笔款作为悬案，慢慢地和银行里办交涉，是不敢动的。此外也没有别的款子，可资挹注。”过有才踌躇了一会儿，说道：

“部里这样和敝处想法，敝处当然遵命办理。不过敝处开了四十五万的收据，结果只能收到十分之一的款子，恐怕屯垦使不能相信。西藏到北京，路途又远。兄弟要将内中情形慢慢地说明，实在也很费事。”

解豹听了过有才的口气，知道他是怕在三十万除消之外，还有折扣，所以有这样的误会，便笑道：“我们既同办一件事，当然用不着说官话。本来呢，向来付不关重要的款子，有四六或对成的折扣。不过尊处能出四十五万的收条，就为敝部解决了一件悬案。我们总长，虽一文不染，可是少了一笔三十万的冤枉亏空。所以杨总长和兄弟说了，这次拔尊处的款项，不要什么折扣。就是兄弟个人，也愿帮一点儿忙，什么也不敢相烦。”说毕，然后又哈哈大笑道：“真是过先生要多礼的话，就请我吃一餐小馆子吧。贾先生，你以为如何？”贾舅老爷一想，糟了。我正等他们条件议好了，好从中要钱，现在这样一来，分明是一个先扣了一笔大的，一个实得了一笔现的，倒要把介绍人抛开一边。怪不得人说：解豹手段厉害。这样一来，不但我捞不着一点儿好处，我怎样回复姐夫？肚子里盘算了一会儿，也笑道：“这请客的事，我说要解厅长做东，过先生还应该在后呢。这话怎说哩？你想，贵部那四十五万外债，既是前任用三十万，杨总长岂能放过他？现在杨总长既不追究，自然啦，一定是肯负责任的了。恰好有西藏这笔军饷，大家通融一下，就解决过去了。要不然的话，杨总长少不得赔出三十万来。所以这回杨总长虽不收进三十万，可省得拿出三十万，也是值得恭喜的。我们这介绍人，两边都有功，两边的酬谢，都要领受呢。”

解豹听他说话，笑里藏刀，倒认为是个劲敌。便笑道：“对于贵处的一份，我们也筹划了的。闵总长上次有一笔五万的款子，还没有开支票。杨总长对兄弟说了，那支票不必开了，就在这一回事情里面划消吧。”贾舅老爷道：“敝亲还欠杨总长钱吗？”解豹笑了一笑，说道：“当然有。”贾舅老爷道：“哦！是了，大概是牌账。”解豹又笑了一笑，说道：“贾先生还有所不知。闵总长有了这笔账，才有这一次的接洽呢。现在就照闵总长的计划办，我想闵总长也很满意的。”贾舅老爷道：“既然如此，让兄弟回去问个明白，再来进行吧。”解豹和贾舅老爷在这里大开谈判，那当事人过有才坐在一边，反而一言不发。等他们谈完

了，才对解豹道：“解厅长所说，兄弟都可以承认。不过这里曲折太多，希望解厅长写一封信给兄弟，兄弟可以把这信寄到西藏屯垦使署去，作为兄弟个人的报销。不知道使得使不得？”解豹眼珠一转，用手抚摩着下颏，呆了一会儿。

过有才道：“并非兄弟分外要求，这不过是备了一种手续。若是解厅长认为手续上有困难的话，就作罢论。只要尊处直接打个电报给屯垦使，那也可以的。”解豹道：“这个不成问题，还有一桩事，要阁下办一办呢。这个时候，无缘无故发出一笔四五十万的边款，恐怕有人议论。总要想个法子，塞住各方的嘴，而且免得他人援例。这个法子，杨总长已经通知闵总长了，闵总长很是同意，只要你老哥去办。”过有才道：“只要办得到的，是兄弟自己的事，当然尽力去做。”解豹笑道：“一点儿不费力。就请你老哥放出空气，说是边防十分不稳，现在屯垦军枪械虽然勉强可以维持，但是子弹和饷款十分欠缺，恐怕不能维持多日。屯垦使因为这个缘故，缩短战线，扼守宁静。此外还有一层，就是要有真的两个电报，拿来在阁议上看，然后才是真凭实据，中央不能不发款了。”过有才一口答应道：“这是很容易的事。最好请解厅长拟一个电报大意，兄弟好密电屯垦使，请他照样打了来，省得拍来的电报和我们计议的不合。现在四川境内安定已久，西康到北京的电报，有十天就可以来回，还不算十分迟慢。”

解豹看过有才为人极其老实，又要卖弄自己的本领，便毫不思索，为他拟了两个电稿。第一电是报告边情请款，第二电是请款辞职。拟完了，随手就交给过有才道：“这个样子能用吗？”过有才看了一遍，说道：“好极了，解厅长也到川边去过吗？”解豹道：“没有去过。”过有才道：“没有去过，怎么拟的电稿，就像办过多年边防的一样？”解豹被他这一夸奖，面上很有得色笑道：“公事看得多，触类旁通，也不是难事呢。”过有才道：“一切都照解厅长的话去办，兄弟绝没有一点儿成见，就请解厅长转陈杨总长。”解豹听说很是满意，心想这三十万，我们是捞准了。闵良玉那里，已经有约，在别处填补，再加他一点儿也有限。便道：“过先生说话，极是痛快，拨款一层，兄弟也不让它丝毫延宕。只要电报回来了，我们就努力进行。”过有才道谢了一番，便和